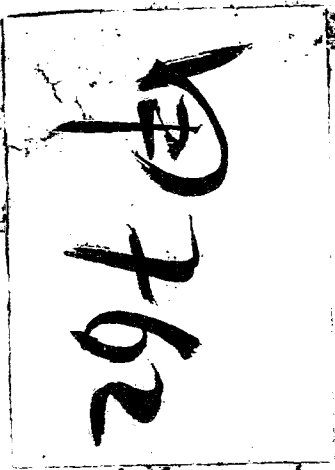


東方學報 京都第二冊 抜刷



戴宏解疑論考

哲如先生教

吉川幸次郎

戴宏解疑論考

吉川幸次郎

春秋公羊傳漢世爲博士之業相承注記見於漢志者有外傳五十篇章句三十八篇雜記八十三篇顏氏記十一篇今何邵公解詁專行而諸家皆廢矣戴宏解疑論者見於徐彥疏亦東京之述公羊者也其書久亡近儒亦少措意余考技疏文得其匡略詳爲疏證條於左方凡錄徐疏七條楊士勛穀梁疏一條自謂諸經疏之涉此書者攃摭靡遺但箋釋之便隨文申證故所錄書原與本同云

解詁序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醜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櫛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

疏恨先至二創解云此先師戴宏等也凡論義之法先觀前人之理聽其辭之曲直然以正義

MG
K25.04
16

決之今戴宏作解疑論而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

又此世之餘事解云餘末也戴氏專慮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閏事也又斯豈至過哉解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卽戴氏解疑論之流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卽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問公羊左氏之意反爲所窮己業破散是失所依据故以喻焉

按戴氏解疑論不見隋志則唐初已亡疏人能見之者此疏舊止曰徐彥撰彥何代人未詳清儒臧琳等多疑爲六代經師近時吳檢齋先生承仕乃定爲北朝人北平師範大學

卷第一期

公其言甚辯蓋作疏之時此書尙存也此三疏論戴氏著書得失甚詳約其詞

意略有三端解疑論本爲破左氏而作一事也其人專慮公羊弗克審敵雖破左氏不中要害二事也邵公甚嫌其書觀聽不決以下病先師者意主於戴氏三事也此三事考諸公羊興廢之故咸有符契之合今次第明之一事解疑論本爲破左氏而作者自劉歆用事始崇左氏施及中興其業彌盛光武置之博士孝章嘉其義長雖遭世儒之詬置而旋廢懲馬肝之論嘉之未遂然公羊相承之業已非世主所重其仍列於學官者亦曰以存



祖制備故事耳公羊經師多懷怨望於此范升之駁李育之難作焉疏云戴氏作解疑論而難左氏則戴氏之志亦在排異端而衛己學且此疏承上文賈逵緣隙奮筆則解疑論本為抵景伯長義而作可知蓋張左氏之軍者莫過賈逵公羊經師之所切齒者亦莫過賈逵也竊謂解疑云者解古學之疑申己業之正也二事其人專慮公羊弗克審敵雖破左氏不中要害者公羊經說定於嚴彭祖顏安樂二人中興以還二家並立學官章後漢書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武雖傳授又分數派顏家石泠任楚冥之章句時見刪定范滂特中建初三年詔書至春秋武雖傳授又分數派顏家石泠任楚冥之章句時見刪定范滂特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初樞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授門徒猶後三千餘人又張霸傳後就長水尉樊侯受嚴氏公羊春秋初樞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授門徒猶後三千辭題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又儒林傳鍾子又使宗室諸侯從少府興受章句嚴氏今文春秋光武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少府興受章句嚴氏今文之學尤重家法其所損益可知蓋時師之所傳讀大致仍宗此二人矣然考二人西京儒者當時左氏未與公羊獨尊凡所注述不主應敵今者鄉衆賈逵難義競說鄭衆亦有左氏長發見徐疏仍持二人之說以抵其鋒是亦商周之不敵而已當此之時制勝之術在乎審敵所據彌縫已闕然審敵所據是攻乎異端彌縫已闕是變亂師說俱非泥于家法者所能為也戴氏所學未知是顏是嚴然徐疏一則曰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二則曰專慮公羊未申此正三則曰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則戴氏專已守殘未達此術可知又序所謂二創徐疏上文皆當以嚴顏師說之未妥者而此云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則其所持為博士舊說亦可知三事邵公甚慊其書觀聽不決以下病先師者意主於

戴氏者邵公之學異乎戴氏蓋邵公以險峭之材生乎公羊寢廢之時審知舊義不足拒敵乃爲戴氏之所不敢蹈進則審左氏之義攻其無備退則錯綜經傳絕可緣之隙有可以申公羊而排左氏者輒變舊說無所忌憚雖立義堅深諒不易破然嚴顏顓門之業至此蕩然泯棄矣戴氏衛公羊之意同衛公羊之術異故有取績失據之謂也

或曰邵公之不囿師法可質言之耶曰後漢書儒林傳於丁恭周澤鍾與甄宇樓望程會均明言嚴氏春秋於張玄明言顏氏春秋推李育何休不明所學一證也傳言休作春秋公羊解詁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經緯典謨者兼綜之詞也二證也解詁序歷詆先師下乃曰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按前書儒林傳曰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賢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據此則顏嚴二氏之學出於眭孟孟受之嬴公嬴公受之董仲舒二人實爲董生三傳弟子若胡母生則僅曰與仲舒同業而已與二人無涉也

後漢書儒林傳云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氏以嬴公爲胡母生弟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范氏以嬴公爲胡母生弟使如顏嚴之學

出於胡毋生是誤蓋班書也徐疏引鄭君六藝論亦曰治公羊者胡毋生今邵公盡舍近
董仲舒董仲舒弟董廣也徐疏引陸孟陸孟弟彭祖及嚴安樂及嚴安樂後說詳四證也又
師而遠憲章於胡毋三證也何序倍經任意徐疏云成二年逢丑父代齊侯當左以免其
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按公羊舊說皆譏丑父而解詁不譏後說詳四證也又
云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所見
之世是任意按解詁以昭定哀三公當所見之世其說與顏氏乖違說又見題疏之五證也
又反傳達辰疏云反傳達辰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
日卽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達辰也按
解詁無十四日日食之義六證也又時加釀嘲辭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
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勢臣助君虐之類是也雨雪其勢臣極君虐解詁無
此義七證也又以無爲有疏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爲天囚之類而公羊說及莊顏之
徒以周王爲天囚故曰以無爲有也夫周王天囚嚴顏之所同辭也乃其說不見解詁八
證也隱元年傳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解詁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徐疏云問
曰若然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下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答曰彼公
羊說者自是章句家義不與何氏合曰章句家義則許君所用亦爲博士舊說可知九證
也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解詁云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
夫明非禮也徐疏云何氏以爲天子親迎是以異義公羊說云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

重婚禮也者是何此注云禮道王后當使三公者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此注云禮道王后當使三公即知何氏之意以爲不親迎與而異義公羊說云天子親迎者彼是章句家說非何氏之意也疏載二說後說爲長十證也漢石經公羊傳川嚴氏本而記顏氏異文於後近儒王靜安先生國維以殘石按解詁乃何氏之本非顏非嚴觀堂集林卷四書春秋公羊傳解詁

後十一證也據此十一證解詁爲何氏一家之學明矣

又按馬竹吾玉函山房輯佚書輯解疑論佚文而曰宏不詳何人今考後漢書吳祐傳云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章懷太子注引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敎署主簿也范書先賢傳皆不言作解疑論然祐傳又曰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按冀爲大將軍在順帝永和六年由是逆算祐在膠東在順帝初年宏時已年十六則其人生於安帝初年視邵公生於永建四年以本傳年五十四光年齒稍長疑作解疑論者即此人也

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卻克授載遂巡再拜稽首馬前途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

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於是斲逢丑父

解詁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當貴統氏校勘記云當作非王法所得貴

疏如以至得貴解云丑父權以免齊侯是以齊人得善之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而公羊說解疑論皆譏丑父者非何氏意不足爲妨

按徐疏先申何義乃曰公羊說解疑論皆譏丑父者非何氏意則戴氏所言與何氏異與公羊說同也意公羊說者卽五經異義公羊說所謂譏丑父者公羊舊說皆以丑父免其君爲大惡按春秋繁露竹林篇云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而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口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是也若如此說丑父不但非王法之所得貴亦非齊人之所當善嚴顏之學淵源於董生解疑論又持

嚴顏舊說當皆依而用之故徐疏云公羊說解疑論皆譏丑父也邵公解詰止譏頃公不譏丑父雖以王法抑之固與免君之忠與舊義顯異蓋邵公爲此說者丑父之事二傳相牴牾之大者左傳曰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救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二傳所言不但褒貶異情實亦生亡殊詞必左氏家所集矢也且祭仲丑父繁露同爲衡量是非雖異其理乃一祭仲見褒已爲賈逵所攻後漢書賈逵傳載逵奏曰至如祭仲記季伍子變此譏丑父亦在長義之科可知邵公慮舊說不足應敵乃爲此調停之說以避左氏之鋒耳是卽序疏所謂險其所据以自固戴氏守文持論未肯於此故與公羊說同邵公不爾故與公羊說異序疏所言與此咸有影響之應也

莊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解詰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荆者楚疆而近中國卒暴賁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極始也

疏注夷狄至極始也解云注言此者欲道楚屬荊州吳屬揚州所以抑楚言荆不抑吳言揚者正以楚近中國恐爲中國之害故欲進之以漸先從卑稱進之若先得貴名而後退之則恐害

於諸夏故也。運斗樞曰：抑楚言荆，不使夷狄主中國者，義亦通於此。戴氏云：荆楚一物，義能相發。吳揚異訓，故不得州名也。者與何氏異。

按：郢公文謚例以州國氏人名，字子爲七等。疏見題其說本於此。傳然成七年，吳伐郟，吳始見於春秋。已國而不州，則七等之例窮矣。彼年解詁通之曰：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今戴氏以吳揚異訓爲義，則與郢公顯異矣。其云荆楚一物，義能相發者，說文云：荆，楚木也。又楚，叢木一名荆也。是也。一本年左傳孔穎達正義亦云：荆楚戴何二義與舊說若爲異同，今不可考。

解詁序傳春秋者非一

疏傳春秋者非一解。云：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識。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

疏夫子所以作春秋者，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必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爲周亡之異。漢興之瑞，故孔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又開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修爲春秋。故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故史記云：春秋之

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

疑六非字

絕又輯本下並引以此言之則孔子見時衰政失禮之文武十

按此二條疑皆解疑論序佚文公羊高見於圖讖者徐疏又引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

高也是也其公羊平以下盡董仲舒見於圖讖未詳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

中庸故大德必得其位正義引演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

天下法是戴氏所本孔子口云云史記太史公自序文馬遷聞之董生者也餘皆具於當條徐疏

者滕文公下篇文引史記者太史公自序文馬遷聞之董生者也餘皆具於當條徐疏

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伯莒梁作楚師敗績傳伍子胥父誅

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闥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

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文略曰

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

解詁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

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

穀梁傳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闥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

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

楊士勛疏君不至興師釋曰傳稱子胥云虧君之義復父之讎傳文曲直子胥是非穀梁之意善惡若爲句解公羊左氏論難紛然賈逵服虔共相教授戴宏何休亦有杼齒其於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綯不言子胥之善

按見行穀梁疏出於楊士勛然唐人義疏之業每有所因其昭十五年盡定十五年十卷行十九問者每發難於前疏人乃解釋於後北然體例甚舊尤非唐人之筆也此涉戴氏而言亦必目睹之詞蓋戴何二義同爲六代之所重也此條戴義今不可考然按上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節正義引許慎異義云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按許君言凡以目之則公羊舊義固不區王者諸侯疑戴氏卽依用之卻公不用舊說以諸侯之君於義得去爲義者公羊賢子胥賈景伯所難前文見故爲此說以抵之耳

6

~~10~~

—